

迷路

王大米 2020-07-05
00:09

来广州两周，除了跟人家说一句，我在广州。其他时候，我并不觉得我有多了解它。本科期间走马观花看了一些地方，只记得广州地铁的冷气很足，后来到北京也是这样，不好意思，是我孤陋寡闻了。

前几天搭错班车回家，下车的地方是一个车流湍急的路口，大卡车压着地面呼啸而过，身边没有一个行人，那是一条城镇里的马路，和大城市有红绿灯路口的马路不一样，灰暗，只有几颗零星的路灯。着急的时候真的想哭。

后来靠手机导航绕过一个小区回到地铁站。那个小区类似于青年人社区，从一个类似于洗车场大门的地方拐进去，就看到了操场的铁网，墙上炫酷的涂鸦和一群在打篮球的男孩。小区安静到只有篮球碰地和运动鞋摩擦的声音，跟刚刚的小路不一样，一墙之隔，一边是绝望乡镇，一边是平和城市。小区的建筑看起来像精致的工厂车间，外面可以透过灯光看到楼里的小型一居室，一个个房间整整齐齐地显现在外墙上，楼下年轻人推门的瞬间冷气也幽幽地跑了出来。瞬间觉得安心极了。穿过小区一楼的711便利店就是地铁站。

休息日早起改论文。早上九点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看了一眼手机，一看是妹的未接通话。妹的声音有些哭腔，也许没有，那个早上她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来自会下雨的家乡。她说，大老妗走了。我愣了一下，一时间懵懵的。妹说你怎么不问怎么走的。我没有说话，大概嗯了一句。前两天好好的，突然说中暑了，发烧，送到医院，医生说已经没有办法了，让送回家，然而就走了。我不记得后面说了什么话，挂掉电话的瞬间觉得自己有些冷酷，不应该说那么少话的。

我才想起刚刚在写论文，我坐在租房里那个黄色沙发布披着沙发上。大老妗，也就是奶奶的弟媳，以前是一个接生婆，我也是她接生的。想不起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，她人微胖，一头齐耳卷发，读过书，有时戴着老花镜。最近一次听说她，是上周还是前周下午，妈妈说她来家了，两人聊了一下午天。现在，她不在了。

今天举行最后一场仪式。我不在家，爸妈因为年龄关系不能去，弟弟妹妹去了。也许是参与了整个过程，妹妹老是想到生死的话题。和小时候一样，葬礼是对生死的永恒沉思。听说大老妗在回家途中，让家人给她纸和笔，她想写什么呢？对于这个世界，最后一句话有说出来吗？我不知道。第一次，我在我的小屋明白，无论什么时候面对这样的问题，我都是孤独的。

成年人面对生死的方式，也许就是明白接下来还得继续生活吧。我照常上班，去公司实习，照常下班，回到自己的小屋。小孩子在叫闹，大人在炒菜做饭，电视机在播放背景新闻。

公司里的人都戴着口罩，说话的时候只能看眼睛，吃饭摘下口罩才发现，欧，这个人长这样。朋友说，新环境是一个重新展示自己的机会，你可以卸下以前的包袱，重新去生活。可是我依旧戴了厚厚的面具，忍耐、安静、严肃，这样的想法令我不安。好像怎么都不是在自己，一直在扮演另一个人。可是怎么办，生活的惯性就是那么强大。

习惯性迎合、讨好别人，习惯性不说不。当要表达真正的自己时，我会变得歇斯底里和尖锐。我明白，没人听得懂我自己都没搞清楚的声音。

